

青春二重奏●长篇成长小说系列

常新港 著

男孩无羁

女孩不哭

NANHAIWUJI

青春二重奏 ● 长篇成长小说系列

男孩无羁

常新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孩无羁·女孩不哭/常新港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12

(巨人丛书. 青春三重奏·长篇成长小说系列)

ISBN 7-5324-4702-2

I. 男... II. 常...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6283号

男孩无羁·女孩不哭

常新港 著

高 茜 插图

张乐陆 装帧

责任编辑 张蓓君

美术编辑 劳 宁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江苏丹阳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125 插页 4

字数 121,000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24-4702-2 I·1885(儿)

定价: 1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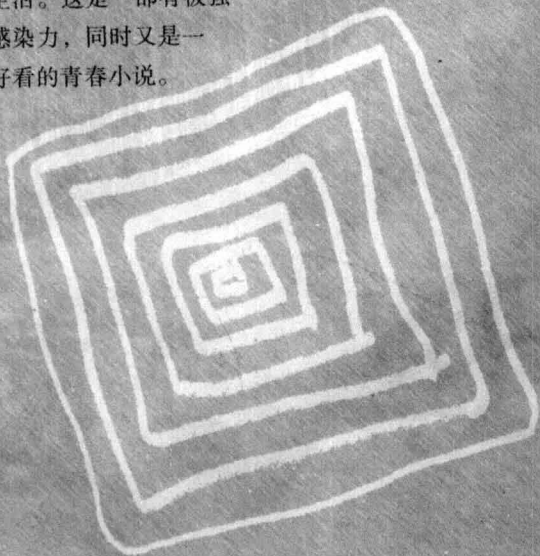
●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关于一个男孩儿和女孩儿成长的长篇小说。

男生丛生和女生于飞飞是这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和相同的数不清的故事，这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令人激动，令人感叹，也令人深思。

丛生是一个自然成长中的健康男孩儿。他天性好动，乐于助人，想说就说，自尊心强。但是，现今骚动的校园生活和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逐渐改变了他的性格，他变得内向和沉默寡言，变得异常孤独。女生于飞飞是目睹男生丛生变成了另一种人的。在她有意同丛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到主动接近他，使她更清楚地看见了一个真实的丛生，使两颗伤痕累累的灵魂，共同走过了伤心的青春旅途，站在了每一个人都必须到达的青春驿站。

小说的语言是生活化的，节奏也是明快的。作者的笔墨除了洒在校园里，也毫不怜惜地洒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这是一部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同时又是一部十分好看的青春小说。





男孩无羁





1 遭遇点射

我没有逃脱班主任于培光的点射。点射，你肯定不全懂。仔细听着，士兵射击时，子弹是一发一发射出枪管的，有单发，有连发。若前面只有一个敌人或叫目标吧，射单发子弹就成，这叫点射。我就是于老师面前的那个敌人。如果面前有蚂蚁般的敌人蜂拥而至，那么必须打连发。全班男生都变成敌人的可能性比较小，但也并不是不可能。

我们初二（3）班的男生都没打过枪，没当过兵，但都明白这个道理，是从电视上学的。

我遭到点射，就是挨了老师批评了。不幸的是，我被击中了。我回忆被击中时的情景，一定很狼狈，不然，全班男生和女生不会都尽情地笑。有个男生控制不住，还拍了桌子。

当时，我的头开始发昏。我的自尊心大大受到了伤害。于老师在众目睽睽之下，朝我放了一枪，我听见子弹旋转着带着一股冲击力击中我的脸，我站不稳，身体朝后仰了一下，被后面的桌子挡住了。噢，它伤了我的心了。



于老师说：“丛生，你晃什么？站直喽，你现在觉得脸红了，感到烧了？刚才干什么去了？”

我刚才干什么了？于老师怎么啦？小题大做嘛。

我交待一下刚才发生的事。七点二十五分，我跑进学校教学楼长长的走廊。为什么跑？我愿意跑，因为除了患有肥胖症的男生以外，我们都到了爱跑的年龄。至于干什么要狂奔，奔到终点为什么，不知道。不跑，两条腿就痒，大腿痒小腿痒脚丫子也痒。憋得两眼发绿光，见电线杆子也要冲上去踢一脚。我一个月穿破过三双鞋，这是一项纪录。如果纪录被承认，别人是难以轻轻松松打破纪录的。许多人准不信。不信拉倒。有人问，你脚丫子长嘴长牙了？是穿鞋呀还是啃鞋呀？我妈给我买过质量好的鞋，很贵，但到了我脚上，只新鲜三天，第四天就开始面目皆非了。我妈审时度势，决定买便宜鞋，露出了脚趾头再买新的。所以，我从未刷过鞋。有部电影叫《将爱情进行到底》，我的脚和鞋也可起个电影名，叫《将新鞋一穿到底》。

我接着说跑进走廊后遇到了什么吧。我遇到了教音乐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陈笑。陈笑老师的钢琴弹得跟她的长相一样漂亮。她可能早晨起来晚了，在办公室用电热杯煮了满满一杯面条，里面还藏着一个鸡蛋。当



然，鸡蛋是在我撞翻了她手上的杯子之后，掉在地上时我才看见的。

陈笑老师在我冲进走廊时，正端着面条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她刚刚把门从里朝外推开，我就扑在了门上，门撞翻了陈笑老师手里的电热杯。陈笑老师呀了一声，望着地上的白面条和那个冒气的鸡蛋。飞机下降也要滑行一段才能停住，我当然不能例外了。

我说：“老师，我没料到门突然开了。”

陈老师说：“没事，以后在走廊里不要狂奔，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

看来，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束了，也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但我发现，陈老师弯下腰，想用一双筷子把地上的鸡蛋夹起来，放回到电热杯里。她怎么夹，那鸡蛋都不听话，最后碎成了几小块。陈老师叹息一声，放弃了努力。

如果此时我抽身离开，也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可我突然来了一股邪劲，从衣袋里掏出十元钱，扔给陈老师，并说了一句我觉得没什么但别人听了会不舒服的话：“老师，以后别这么艰苦，拿去买点好吃的吧！”

我没看陈老师的脸色。我们这种年龄，是不看人脸色的。我以为是在赔偿，是一种能感动人的善良举动。

我错了。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陈老师端着空了的电热杯和十元钱径自走到办公室于培光老师面前，把电热杯朝桌上一放，十元钱拍在桌上，未说一句话，两眼全是泪了。

现在，班主任于培光把十元钱奋力拍在了初二(3)班的讲台上了。

我看见那被揉皱的十元钱躺在讲台上，样子比我还凄惨，让我有些心惊肉跳。

“丛生，你有钱了是不是？显什么？”于老师又拍了一下桌子，可怜的十元钱朝空中一跳，歪了一下身子，失控了，飘落在地上。

“把你的十元钱拿回去！”

我头昏脑涨地朝地上的十元钱走去，弯下腰，把它捡起来。

我感到那十元钱特别沉，质地不是纸，而且那上面积了厚厚的物体，变成另一种异常沉重的东西。

我坐回座位上时，是扑通一声坐下去的。沮丧这个鬼东西真要人命啊。

我恨这十元钱。于是，我下意识地开始做一种古怪动作。我做怪动作时，同桌的香瓜，对，他绰号叫香瓜，



总像个女生一样，把自己搞得很香，香瓜就用古怪的眼神望着我。

我可闻不到香瓜身上的香味了。

我在撕那张纸币。

“丛生，你给我站起来！你在撕钱，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我仍在撕。我想，钱是我自己的，想撕就撕。

于培光老师急了，冲到我面前，一把按住我的右手：“你必须用胶带把钱粘好，听见没有？”

这时，我的眼泪跑出来了。它们关了太久，谁也拦不住，争先恐后朝外涌。

最后，那张十元的纸币是由我的同桌香瓜粘好的，他那双女生一般的白手不仅巧，而且充满同情心。

过了许多天，跟我常在一起玩的男生们都闭口不谈十元钱的事，绝口不提一个字。但香瓜有一次突然问我：“我真搞不懂，你错哪儿了？”

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五月十四日，是我们学校中学生的节日。因为在那一天，如果不刮五级以上的大风，如果不下暴雨，如果不地震，如果天上的陨石不凑巧把教学楼砸塌一个角，我们就要开运动会。经过本校比赛，选拔出成绩好的同



学，在“六一”那天参加全市运动会。

于培光老师可能突然感觉到五月十四日逼近了，开始对那些平时学习不怎么样而运动却富有天赋的男生女生友好起来。

我在那一天遭到他点射之后，没跟于老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他把我珍贵的东西击破了。

我记仇，所以不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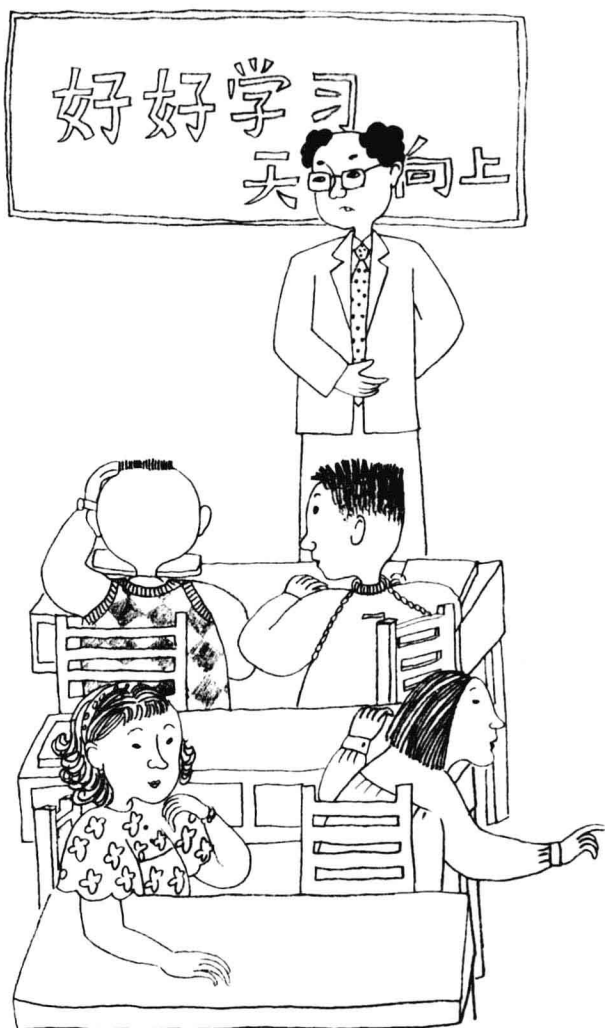
于培光老师不记仇。他平时的表情总像端着一支枪，朝我们瞄准，他有时站在明处，有时隐身在暗中，朝他的敌人点射。他几乎天天在举枪点射。他不点射，就好像不是老师了，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区别了。他已经非常非常习惯朝我们射击时摆出的姿态。他如果有一天不朝我们打一枪，他会不舒服，会难以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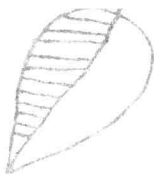
有的同学浑身被他点射成了网眼，反而不在乎了。

我不行，我脸皮薄。身上只有一个枪眼，却怎么也抹不去，总留下难看的痕迹。

那天下午，于培光老师突然穿了一身西装走进教室，黑西装，白衬衣，发红带蓝点的领带。我环顾四周，发现同学们的表情都一惊一乍的，有些兴奋。

于老师也有外号，叫中央部长。其实是头顶上中央





部分的头发不长。应叫中央不长。于老师才三十三岁，头发脱得早，一穿西装，就像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了。

男生们在讨论于老师的头发问题。过去我很少发言，只听同学们说。这次我可说话了：“于老师每批评一个人，或者说，朝我们点射一次，他就要掉一根头发。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见一只恐龙蛋在给我们上课。”



香瓜开始乐。男生们都跟着乐。这样算起来，于培光老师就有了三个光彩夺目的绰号：中央部长（不长）、伊万诺夫、恐龙蛋。

穿黑西装的于老师说：“大家都知道，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希望咱们班过去拿过名次争了光的同学再接再厉，在今年的运动会上再创佳绩。我这是短暂的动员会，因为我一会儿要去市里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就不啰嗦了。”

原在于老师要去市里参加会议，所以才穿得这么“硬”。

我问香瓜：“你知道于老师开什么会吗？”

香瓜说：“我只听说于老师的论文获一等奖了。”

“论文？一等奖？”

香瓜又神秘地说：“论文的内容是什么，知道吗？”



“他的论文写地球明天爆炸也跟我没关系。”

香瓜不管我情绪如何，也不管我心里是多么多么厌烦我们的班主任，硬是向我报告了一个令我气昏了头的消息：“于老师的论文题目是《如何同今天的中学生交朋友》。”

“你说什么？交……交朋友？题目应该是《如何向今天的中学生发动战争》！”我能不气昏头吗？不仅穿那么“硬”去领奖，还一等奖。

香瓜按住我的手：“别撕自己的本子。”

我已经浑然不觉地撕碎了一本新本子。

三秒钟之后，香瓜又大叫起来：“你撕了我的本子！”

五月十四日开运动会的日子毕竟临近了。我在田径上擅长四百米跑和八百米跑。我的四百米跑成绩至今还是学校的纪录。体育老师曾说，丛生的四百米跑成绩，将会保持许多年。

于培光老师从市里拿回了论文一等奖的奖杯。因为他还没成家，住单身宿舍，所以，他把奖杯摆在了办公室的桌子上。

我准备罢赛。



我说不不出那股怪情绪是从哪里冲出来的，很凶猛，让我那几天老处于冲动之中。我真的要罢赛，不像有些同学，遇到此类事只是说说玩玩，让老师的甜嘴巴一哄，就上钩了。我不傻，不是那种傻鱼，智商低，爱上钩。被人用鱼钩钩住了腮帮子，还在空中甩尾巴。

我说自己智商高，也不是随便说说的。如果凭着一股虎劲，冲班主任于培光喊：“我罢赛！”傻蛋一个。

那样做的话，不但于老师看得出来，全班同学也都看得出来，丛生在闹情绪，不就是挨了批评，遭到一次点射吗？就玩完了？就找不到智商啦？

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于培光老师这几天一直在做美梦：初二（3）班不但拿全年级集体第一名，丛生的四百米跑和八百米跑的成绩仍然是全校纪录。

于老师总以为我丛生的两条腿是他的两条腿，想让它跑，它就跑；想让它快点跑，它就跟马一样飞起来。

我一定要罢赛。

我把右脚缠上几圈白纱布，用红药水染上血色，然后一步一拐上学去了。在走上大街时，我还在街边的橱窗照了照，走了两步，像，太像了，然后高兴地买了根冰淇淋，吧唧吧唧吃起来。

我一走进教室，香瓜就叫：“丛生，你怎么啦？”

男生女生都朝我投来带问号的目光。

我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定把戏做足，做到底。

我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哎哟了两声之后，跟香瓜说：“不小心，让碎玻璃扎了脚心。”

“问题大吗？严重吗？”香瓜一副纯洁样子，让我都不好意思再欺骗他了。

“没事，碎玻璃拔出来了，不幸……”

“又怎么啦？”

说不想骗香瓜了，可我管不住自己，继续行骗。可怜的香瓜只能是被骗的牺牲品了。

“碎玻璃是拔出来了，不幸，我一走出医院，又让一辆倒车的出租车后轮轧了脚……”

香瓜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难听了：“什么什么？你说什么？让碎玻璃扎了脚心，又让该死的出租车轧了脚面？你这只脚还在吗？”

我说：“在，挺好。我还想参加运动会呢。”

我这一说，一个女生走过来，弯下腰，低头看我的脚。她不说话，垂头看我的脚时，一头黑发垂下去，遮住了她的脸。当她抬起头时，我看见了她的两只眼睛。

她还是没说话，走回自己的座位上去。